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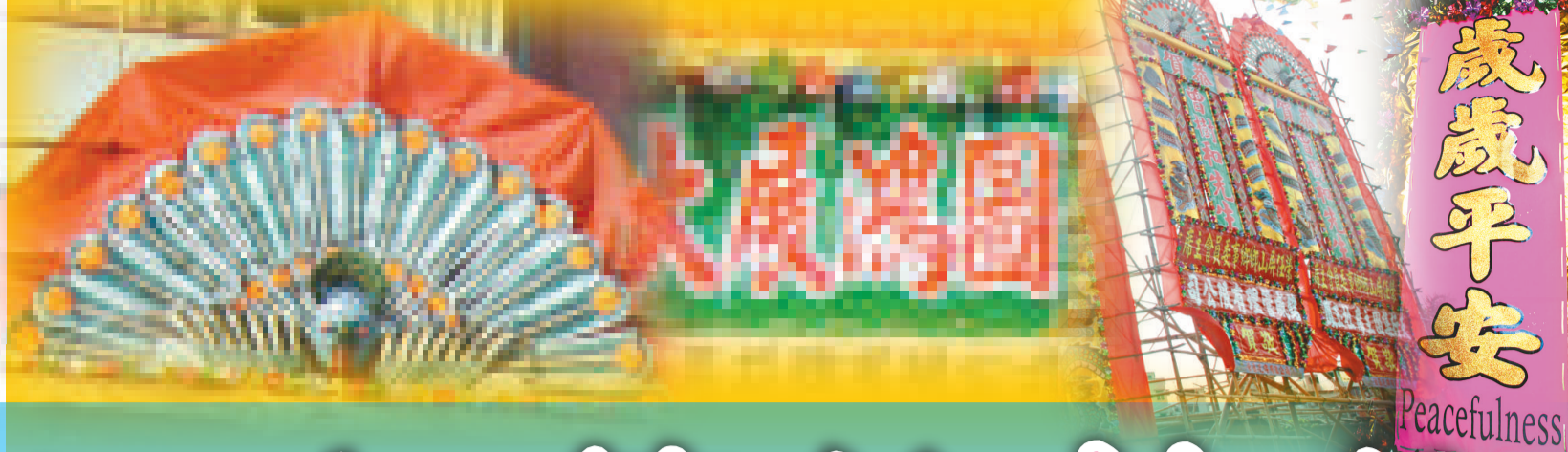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人家

HONG KONG

逢星期日刊出

每逢中國傳統節日或廟誕活動，總會見到色彩斑斕、絢麗奪目的花牌，掛上紅布，配襯龍、鳳等吉祥裝飾，以宣揚喜訊或表祝賀之意。看似大同小異的花牌，背後卻蘊藏無數功夫，近年更加入新潮元素，喚起社會重新關注這項本土文化產業。今年35歲的蔡榮基，是本港花牌製作行業中一般年輕力量，近月完成了本港至今最大型的花牌；但原來他入行前，對花牌並無興趣，不過「無心插柳成蔭」，現時他儼然成為花牌文化承上啓下的新生力量。

文：黃俊鋒 圖：杜漢生



蔡榮基 活化傳統花牌

不像其他已成名公司的店舖，「榮基花牌」位於元朗東堤街橫巷內，並不顯眼，稍一不留意便會看漏眼，卻正合老闆蔡榮基沉實的作風。訪問當天他正在埋頭苦幹，彷彿對花牌有一份情意結，但原來他對製作花牌並無特別濃厚的興趣。他說，父親早年開舖製作花牌，小時候已經常在舖內幫手摺紙花等花牌裝飾，至中學時更負責上棚掛花牌；後因「讀唔成書」，索性入行，隨着父親退休，他順理成章接手花牌店，至今已逾13年。

蔡榮基笑稱，雖然自小耳濡目染，但當初入行接手時確是一大挑戰。除了因年輕，欠缺製作花牌的經驗外，更往往沒有設計靈感，需要花大量時間來構思花牌圖案，卻又不諳配襯技巧，導致做完花牌後，往往不能達到客戶要求；不過隨着浸淫時間日久，工多藝熟的同時，也慢慢打響名堂，許多客戶開始記得他，「很多時候客戶都會詫異我的年輕，這行大部分人都上了年紀，近六七十歲，即使最年輕的都已四十多歲。」



▲傳統花牌上的龍頭用鐵等金屬製成，但現時已轉用更多纖維物料

獲讚賞感滿足 親力親為

他說，至今仍視花牌為生活工具多於興趣，但在製作期間亦會有一定的滿足感，「坦白說，對於花牌是沒有興趣的，只是為了三餐餬口，不過做完花牌後，有人稱讚設計好、花款漂亮，就會有滿足感，特別是一些製作難度較高的花牌，例如要配合廣告、拍戲、酒會要求等，滿足感就會愈大。」

花牌在香港已超過60年歷史，是地道文化象徵之一，當中蘊藏無數技巧。蔡榮基說，花牌與搭棚息息相關，竹棚大小需視乎花牌面積決定，然後像砌圖般組裝配件（見配稿），涉及工序繁多，但沒有先後之分。他說，公司是「兄弟班」，全部都是親戚幫手，合共4至5人，親力親為。平日他負責設計、寫大字、上色；妻子則負責花牌周邊裝飾，如摺紙花、釘裝飾、上色等，「字體上色非常考功夫，要用陰力，而且不能在貨倉內上色，因為多塵，有機會破壞字體；天晴乾燥時一天可以乾，遇上潮濕天氣需時較長，有時更需開冷氣吹乾。」

蔡榮基說，現時平均每年約製作100至200個花牌，「急起上來可以最快今日訂，明日就完成，



▲蔡榮基近月完成一幅闊200呎、高32呎的花牌，慶賀元朗一條村村長就職，是本港目前最大型的花牌

但當然只限於較小型花牌，設計亦較簡單；如果是較大型，則需時數天至數星期不等。」他說，花牌業界差不多全年都是「忙碌期」，由年初春節，至年中天后寶誕、佛誕、長洲太平清醮、盂蘭節，年底國慶、新界鄉村打醮，加上不時的新店開張、祠堂重修等，「這一行賺的都是辛苦錢，日曬雨淋，所賺的錢不多，每個平均只賺數百，但都足夠餬口。」

村長就職花牌 得意之作

入行至今13年，蔡榮基已製作超過逾千個花牌，不過談及最得意的作品，則非近期為元朗某村村長慶賀就職的花牌莫屬。整個花牌闊200呎，高32呎，堪稱是本港目前最大型的花牌，遠看恍如一幅平行的風景畫，襯托着蒼翠的鄉村，絢麗奪目。他笑說，整個主意是由他提出，前後用了兩星期製作。至於本月他更在尖沙咀星光大道附近，完成其首幅掛在行人天橋上的花牌，反映花牌的表達方式其實可以有不同變化。

缺生力軍入行 後繼乏人

雖然花牌可說是地道的港式文化，但卻與其他傳統技藝一樣，面臨逐漸式微。蔡榮基指出，近年社會多了聲音關注本土文化，讓更多人認識花牌，令花牌有暫時復興的趨勢，不少傳統機構，如東華三院、仁濟堂、保良局等亦喜歡使用花牌，更曾有外國公司專程訂製花牌，「外國人非常欣賞這門技藝，比本港更為重視」。不過他認為長遠難以維持，關鍵在於沒有新人入行，現時全行只有5間製作花牌公司，當中只有3間有能力做到大型花牌，「始終這行太冷門，長遠不知會捱到多久，希望政府能夠給多點支持，以保護這種技藝不致在本港消失。」

地道文化 工序繁複

花牌的起源眾說紛紛，有人認為花牌是民間模仿宮廷的吉祥裝飾，亦有人指花牌是中國建築牌樓的延續；毋庸置疑的是，花牌是本土文化重要成分之一。它沒有固定的組合樣式，設計同中有異，不一而定。一般都是因地制宜，根據現場環境再草擬適合的排列，不過花牌十分講究平行、對稱的原則，成品需達至整齊、統一的視覺效果。

要製作一個花牌，需要的技巧很多，包括：寫大字、摺花、製作配件、上棚等多樣工序。一般而言，次序沒有先後之分，特別是製作花牌配件，只要完成後就能像砌圖般，將各項配件放上花牌的竹架上整合。花牌的大小視乎配件的多



▲蔡榮基指出，以往花牌上的龍柱一般採用金色紙裝飾，較不耐用，現時轉用金珠片，看上去更閃耀，亦更耐用

少而定，一般可有十多個配件，包括「頂」、「珠」、「鳳頭」、「圓包」、「四方包」、「長」、「五呎」、「龍柱/雲柱」、「掙角仔」、「兜肚」等，其中如「四方包」、「圓包」、「頂」及「珠」都是不可缺少。

古老+時興 花牌也用LED燈

古老與時興並不相悖，但亦需要與時並進。蔡榮基指，自接手花牌店後已加入新元素，例如轉換製作花牌的物料，使用更多顏色，甚至能在花牌上加裝LED燈，令花牌更耐用的同時，可減少「老土」感覺。

傳統愛紅色 新派多鮮色

花牌在本港發展跨逾兩個世紀，蔡榮基認為，大體上花牌的用途大同小異，主要都是用於廟誕活動、新店開張、通報婚訊、就職典禮等。他說，了解客戶需要哪一類型花牌後，就要到現場觀察環境，考慮如何配合現場，並衡量是否有足夠的支撐去安裝花牌，不少地方更需事先申請，「例如去領匯轄下的地方、市區的大廈等，都要先申請，看看批不批准搭棚，以及商討保險問題等，然後再設計草圖給客戶」。他指出，上棚前必定會先看天氣報告，如有可能遇上大雨或颱風，他會建議客人改期安裝，以策安全。

花牌給人傳統、古老的形象，蔡榮基指，一般新界地區打醮，的確較喜歡傳統「紅嗶嗶」的風格，設計愈「老土」愈好；至於用於就職典禮的花牌，則視乎該就職者的風格，老一輩講究排場，新

一代則喜歡較新潮的設計，花牌顏色會較多元化，會用上黃色、橙色等，不要這麼紅；吉祥物方面，均是投其所好，例如麻將館喜歡使用蝠鼠，新店開張使用龍柱較多，打醮則較多元化，麒麟、八仙、孔雀等均可使用。

自蔡榮基接手花牌店後，已陸續加入一些新元素，減少花牌的「老土」感覺，同時令花牌更耐用，「例如已轉換一些物料，像紙花，以前放在花牌上，被太陽猛烈照射下後，很快就會褪色；雨天的話又會沖刷紙花的顏色，令一些都是染料，現時已轉用錫紙，較傳統的紙光亮，而且亦較耐用及不會褪色，不怕日曬雨淋；至於以往花牌上的「棉花字」，由於寫大字的師傅已經愈來愈少，加上字體寫得是否美觀很視乎師傅的心情，因此已經放棄，現時採用電腦在卡紙上印出字體，再以人手上色，令字體風格更整齊統一；還有花牌上的龍柱，以前會使用金色紙，現時已轉用金珠片來裝飾龍柱，望上去會更閃耀、更金碧輝煌。」他說，為配合時代趨勢，有些客戶更會查詢花牌是否能使用LED燈，「有一點點新元素加上去，令花牌不要太老土。」



▲外國品牌如Nike亦曾向蔡榮基訂製花牌作宣傳